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封神演義一改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崑崙山

秦天君對聞太師曰：「絕天陣乃吾師曾演先天之數，得先天清氣，內藏混沌之機。中有三首旛，按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共合為一氣。若人人此陣內，有雷鳴之處，化作灰塵；仙道若逢此處，肢體震為粉碎，故曰『天絕陣』也。」聞太師聽罷大喜，又問：「『地烈陣』如何？」

趙天君曰：「吾『地烈陣』亦按地道之數，中藏凝厚之體，外現隱躍之妙，變化多端。內隱一首紅旛，招動處，上有雷鳴，下有火起。凡人、仙進此陣，再無復生之理；縱有五行妙術，怎逃此厄！」

董天君曰：「吾『風吼陣』中藏玄妙，按地、水、火、風之數，內有風、火。此風、火乃先天之氣，三昧真火，百萬兵刃，從中而出。若人、仙進此陣，風、火交作，萬刃齊攢，四肢立成齏粉。怕他有倒海移山之異術，難免身體化成膿。」

袁天君曰：「寒冰陣非一日功行乃能煉就，名為『寒冰』，實為刀山。內藏玄妙，中有風雷，上有冰山如狼牙，下有冰塊如刀劍。若人、仙入此陣，風雷動處，上下一磕，四肢立成齏粉。縱有異術，難免此難。」

金光聖母曰：「貧道『金光陣』，內奪日月之精，藏天地之氣，中有二十一面寶鏡，用二十一根高桿，每一面懸在高桿頂上，一鏡上有一套。若人、仙入陣，將此套拽起，雷聲震動鏡子，只一二轉，金光射出，照住其身，立刻化為膿血，縱會飛騰，難越此陣。」

孫天君曰：「吾化血陣用先天靈氣，中有風雷，內藏數片黑砂。但人、仙入陣，雷響處，風捲黑砂，些須著處，立化血水。縱是神仙，難逃利害。」

白天君曰：「吾『烈焰陣』妙用無窮，非同凡品；內藏三火，有三昧火、空中火、石中火。三火併為一氣。中有三首紅旛。若人、仙進此陣內，三旛展動，三火齊飛，須臾成為灰燼。縱有避火真言，難躲三昧真火。」

姚天君曰：「吾落魄陣非同小可，乃閉生門，開死戶，中藏天地厲氣，結聚而成。內有白紙旛一首，上存符印。若人、仙入陣內，白旛展動，魄消魂散，傾刻而滅；不論神仙，隨入隨滅。」

王天君曰：「吾『紅水陣』內奪王癸之精，藏天乙之妙，變幻莫測。中有一八卦臺，臺上有三個葫蘆，任隨人、仙入陣，將葫蘆往下一擲，傾出紅水，汪洋無際。若其水濺出一點粘在身上，頃刻化為血水。縱是神仙，無術可逃。」

張天君曰：「吾『紅沙陣』果然奇妙，作法更精。內按天、地、人三才，中分三氣，內藏紅砂三斗——看似紅砂，著身利刃，上不知天，下不知地，中不知人。若人、仙沖入此陣，風雷連處，飛砂傷人，立刻刻骨俱成齏粉。縱有神仙佛祖，遭此再不能逃。」

聞太師聽罷，大喜曰：「今得眾道友到此，西岐指日可破。縱有百萬甲兵，千員猛將，無能為矣。實乃社稷之福也！」

姚天君曰：「列位道兄，據貧道論起來，西岐城不過彈丸之地，姜子牙不過淺行之夫，怎經得十絕陣起！只小弟略施小術，把姜子牙處死，軍中無主，西岐自然瓦解。常言『蛇無頭而不行，軍無主而自亂。』又何必區區與之較勝負哉？」

聞太師曰：「道兄若有奇功妙術，使姜尚自死，又不張弓持矢，不致軍士塗炭，此幸之幸也。敢問如何治法？」

姚天君曰：「不動聲色，二十一日，自然命絕。子牙縱是脫骨神仙，超凡佛祖，也難逃躲。」

聞太師大喜，更問詳細。姚斌附太師耳曰：「須……如此如此，自然命絕。又何必勞眾道兄費心。」

聞太師喜不自勝，對眾道友曰：「今日姚兄施大法力，為我聞仲治死姜尚，尚死諸將自然瓦解，功成至易。真所謂樽俎折衝，談笑而下西岐。大抵今皇上洪福齊天，致感動列位道兄扶助。」

眾人曰：「此功讓姚賢弟行之，總為聞兄，何言勞逸。」

姚天君讓過眾人，隨入「落魄陣」內，築一土臺，設一香案，臺上紮一艸人；艸人身上寫「姜尚」的名字；艸人頭上點三盞燈，足下點七盞燈，——上三盞名為催魂燈，下七盞名為促魄燈。姚天君在其中，披髮仗劍，步罡念咒於臺前，發符用印於空中，一日拜三次。連拜了三四日，就把子牙拜的顛三倒四，坐臥不安。

子牙坐在相府與諸將商議破陣之策，默默不言，半籌無畫。楊戩在側，見姜丞相或驚或怪，無策無謀，容貌比前大不相同，心下便自疑惑：「難道丞相曾在玉虛門下出身，今膺重寄。況上天垂象，應運而興，豈是小可；難道就無計破此十陣，便自顛倒如此！其實不解。」楊戩甚是慮。

又過七八日，姚天君在陣中，把子牙拜吊了一魂二魄。子牙在相府，心煩意躁，進退不寧，十分不爽利；整日不理軍情，慵懶常眠。眾將、門徒俱不解是何緣故，也有疑無策破陣者，也有疑深思靜攝者。不說相府眾人猜疑不一。

又過了十四五日，姚天君將子牙精魂氣魄，又拜去了二魂四魄。子牙在府，不時愁睡，鼻息如雷。

哪吒、楊戩與眾大弟子商議曰：「方今兵臨城下，陣擺多時，師叔全不以軍情為重，只是愁睡，此中必有緣故。」

楊戩曰：「據愚下觀丞相所為，恁般顛倒，連日如在醉夢之間；似此動作，不像前番，似有人暗算之意。不然丞相學道崑崙，能知五行之術，善察陰陽禍福之機，安有昏迷如是，置大事若不理者！其中定有說話。」

眾人齊曰：「必有緣故。我等同人臥室，請上殿來，商議破敵之事，看是如何。」

眾人至內室前，問內侍人等：「丞相何在？」

左右侍兒應曰：「丞相濃睡未醒。」

眾人命侍兒請丞相至殿上議事。侍兒忙入室請子牙，出得內室，門外武吉上前告曰：「老師每日安寢，不顧軍國重務，關係甚大，將士憂心，懇求老師速理軍情，以安周土。」子牙只得勉強出來，陞了殿。眾將上前，議論軍前等事。

子牙只是不言不語，如痴如醉。忽然一陣風響，哪吒沒奈何，來試試子牙陰陽如何。

哪吒曰：「師叔在上：此風甚是兇惡，不知主何凶吉？」

子牙掐指一算，答曰：「今日正該刮風，原無別事。」眾人不肯抵觸。

不覺又過了二十日，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。止有得一魂一魄，其日竟拜出泥丸宮，子牙已死在相府。眾弟子與門下諸將官，連武王駕至相府，俱環立而泣。

武王亦泣而言曰：「相父為國勤勞，不曾受享安康，一旦致此，於心何忍，言之痛心！」

眾將聽武王之言，不覺大痛。楊戩含淚，將子牙身上摸一摸，只見心口還熱，忙來啟武王曰：「不要忙，丞相胸前還熱，料不能就死。且停在臥榻。」

子牙一魂一魄，飄飄蕩蕩，杳杳冥冥，竟往封神臺來。時有清福神迎迓，見子牙是魂魄。清福神柏鑑知道天意，忙將子牙魂魄輕輕的推出封神臺來。

但子牙原是有根行的人，一心不忘崑崙，那魂魄出了封神臺，隨風飄飄蕩蕩，如絮飛騰，逕至崑崙山來。適有南極仙翁閑遊山下，採芝煉藥，猛見子牙魂魄渺渺而來。南極仙翁仔細觀看，方知是子牙的魂魄。

仙翁大驚曰：「子牙絕矣。」慌忙趕上前，一把綽住了魂魄，裝在葫蘆裏面，塞住了葫蘆口，逕進玉虛宮，啟掌教老師。

纔進得宮門，後面有人叫曰：「南極仙翁不要走！」仙翁及至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。

仙翁曰：「道友那裏來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閑居無事，特來會你遊海島，適山嶽，訪仙境之高明野士，看其著棋閑耍，如何？」

仙翁曰：「今日不得閑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如今止了講，你我正得閑。他日若還開講，你我俱不得閑矣。今日反說是不得閑，兄乃欺我。」

仙翁曰：「我有要緊事，不得陪兄，豈為不得閑之說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吾知你的事：姜子牙魂魄不能入竅之說，再無他意。」

仙翁曰：「你何以知之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適來言語，原是戲你。我正為子牙魂魄趕來。我因先到西岐山，封神臺上見清福神柏鑑，說：『子牙魂魄方纔至此，被我推出，今遊崑崙山去了。』故此特地趕來，方纔見你進宮，故意問你。今子牙魂魄果在何處？」

仙翁曰：「適間閑遊崖前，只見子牙魂魄飄蕩而至，及仔細觀看方知；今已被吾裝在葫蘆內，要啟老師知之，不意兄至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多大事情，驚動教主。你將葫蘆拿來與我，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。」

赤精子借土遁離了崑崙，霎時來至西岐，到了相府前。有楊戩接住，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「師伯今日駕臨，想是為師叔而來。」

赤精子答曰：「然也。快為通報！」楊戩入內，報與武王。

武王親自出迎。赤精子至銀安殿，對武王打個稽首。武王竟以師禮待之，尊於上坐。

赤精子曰：「貧道此來，特為子牙下山。如今子牙死在那裏？」武王同眾將士引赤精子進了內榻。赤精子見子牙合目不言，仰面而臥。

赤精子曰：「賢王不必悲啼，毋得驚慌，只今他魂魄還體，自然無事。」赤精子同武王復至殿上。

武王請問曰：「道長，相父不絕，還是用何藥餌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不必用藥，自有妙用。」

楊戩在旁問曰：「幾時救得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只消至三更時，子牙自然回生。」眾人俱各歡喜，不覺至晚，已到三更。楊戩來請，赤精子整頓衣袍，起身出城。

只見十陣內黑氣迷天，陰雲布合，悲風颯颯，冷霧飄飄，有無限鬼哭神嚎，竟無底止。赤精子見此陣十分險惡。用手一指，足下先現兩朵白蓮花，為護身根本，遂將麻鞋踏定蓮花，輕輕起在空中。

赤精子站在空中，見殺氣貫於天界，黑霧罩於岐山。看見「落魂陣」內姚斌在那裏披髮仗劍，步罡踏斗於雷門。又見草人頂上一盞燈，昏昏慘慘，足下一盞燈，半滅半明。姚斌把令牌一擊，那燈往下一滅，一魂一魄在葫蘆中一迸；幸葫蘆口兒塞住，焉能迸得出來。姚天君連拜數拜，其燈不滅。

姚斌不覺心中焦躁，把令牌一拍，大呼曰：「二魂六魄已至，一魂二魄為何不歸！」

赤精子在空中，見姚斌方拜下去，把足下二蓮花往下一坐，來搶艸人。

姚斌拜起抬頭，看見有人落將下來，乃是赤精子，乃曰：「赤精子，原來你敢入吾『落魂陣』搶姜尚之魂！」忙將一把黑砂望上一洒。

赤精子慌忙疾走；饒著走得快，把足下二朵蓮花落在陣裏，赤精子幾乎失陷落魂陣中。急忙駕遁，進了西岐。楊戩接住，見赤精子面色恍惚，喘息不定。

楊戩曰：「老師可曾救回魂魄！」

赤精子搖頭連曰：「好利害！好利害！『落魂陣』幾乎連我陷於裏面！饒我走得快，猶把我足下二朵白蓮花打落在陣中。」

武王聞說，大哭曰：「若如此言，相父不能回生矣！」

赤精子曰：「賢王不必憂慮，料是無妨。此不過係子牙災殃，如此遲滯，貧道如今往箇所在去來。」

武王曰：「老師往那裏去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吾去就來，你們不可走動，好生看待子牙。」分付已畢，赤精子離了西岐，腳踏祥光，借土遁來至崑崙山。

不一時，有南極仙翁出玉虛宮而來，見赤精子至，忙問：「子牙魂魄可曾回？」

赤精子把前事說了一遍，「……借重道兄，啟師尊，問箇端的：怎生救得子牙？」

仙翁聽說，入宮至寶座下，行禮畢，把子牙事細細陳說一番。

元始曰：「吾雖掌此大教，事體倘有疑難。你叫赤精子可去八景宮見大老爺，便知始末。」

仙翁領命出宮來，對赤精子曰：「老師分付：你可往八景宮去參謁大老爺，便知端的。」

赤精子辭了南極仙翁，駕祥雲往玄都而來。不一時已到仙山。此處乃大羅宮玄都洞，是老子所居之地，內有八景宮，仙境異常，令人把玩不暇。

赤精子在玄都洞外，不敢擅入。等候一會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宮外，看見赤精子，問曰：「道友到此，有甚麼大事？」

赤精子打稽首，曰稱：「道兄！今無甚事，也不敢擅入。只因姜子牙事，特奉師命，來見老爺。敢煩通報。」

玄都大法師聽說，忙入宮，至蒲團前行禮，啟曰：「赤精子宮門外聽候法旨。」

老子曰：「招他進來。」

赤精子入宮，倒身下拜：「弟子願老師萬壽無疆！」

老子曰：「你等犯了此劫，『落魂陣』姜尚有愆，吾之寶『落魂陣』亦遭此厄，都是天數。汝等謹受法戒。」叫玄都大法師取太極圖來付與赤精子。曰：「將吾此圖如此行去，自然可救姜尚。」

赤精子得了太極圖，離了大羅宮，一時來至西岐。武王聞說赤精子回來，與眾將迎迓至殿前。赤精子曰：「今日方救得子牙。」眾將聽說，不覺大喜。

楊戩曰：「老師，還到甚時候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也到三更時分。」諸弟子專專等至三更來請，赤精子隨即起身。出城行至十陣門前，捏土成遁，駕在空中，只見姚天君還在那裏拜伏。

赤精子將老君太極圖打散抖開，此圖乃老君劈地開天，分清理濁，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包羅萬象之寶。化了一座金橋，五色毫光，照耀山河大地，護持著赤精子往下一墜，一手正抓住艸人！望空就走。

姚天君見赤精子二進「落魂陣」來，大叫曰：「好赤精子！你又來搶我艸人！甚是可惡！」忙將一斗黑砂望上一潑。

赤精子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把左手一放，將太極圖落在陣裏，被姚天君所得。赤精子雖是把艸人抓出陣來，反把太極圖失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如金紙，喘息不定。在土遁內，幾乎失利。落下遁光，將艸人放下，把葫蘆取出，收了子牙二魂六魄，裝在葫蘆裏面，往相府前而來。

只見眾弟子正在此等候，遠遠望見赤精子忻然而來，楊戩上前請問曰：「老師！師叔魂魄可曾取得來麼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子牙事雖完了，吾將掌教大老爺的奇寶失在落魂陣，吾未免有陷身之禍！」

武王聞得取子牙魂魄已至，不覺大喜。赤精子至子牙臥榻，將子牙頭髮分開，用葫蘆口合住子牙泥丸宮，連把葫蘆敲了三四下，其魂魄依舊入竅。

少時，子牙睜開眼，口稱：「好睡！」急至看時，臥榻前武王、赤精子、眾門人。

子牙躍身而起。武王曰：「若非此位老師費心，焉得相父今生再面？」

這會子牙方纔醒悟，便問：「道兄何以知之，而救不才也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『十絕陣』內有一『落魂陣』，姚斌將你魂魄拜入艸人，腹內止得一魂一魄，天不絕你，魂遊崑崙，我為你趕入玉虛宮，討你魂魄；復入大羅宮，蒙掌教大老爺賜太極圖救你；不意失在『落魂陣』中。」

子牙聽畢，自悔根行甚淺，不能具知始末：「太極圖乃玄妙之珍，今日誤陷，奈何？」

赤精子曰：「子牙今且調養身體，待平復後，共議破陣之策。」

武王回駕，子牙調養數日，方纔全愈。

翌日陞殿，赤精子與諸人共議破陣之法，赤精子曰：「此陣乃左道旁門，不知深奧。既有真命，自然安妥。」

言未畢，楊戩啟子牙：「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到此。」子牙迎接至銀安殿，行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

子牙曰：「道兄今到此，有何事見諭？」

黃龍真人曰：「特來西岐，共破十絕陣。方今吾等犯了殺戒，輕重有分；眾道友咫尺即來。此處凡俗不便，貧道先至，與子牙議論。可在西門外，搭一蘆篷席殿，結綠懸花，以便三山五嶽道友齊來，可以安歇。不然，有褻眾聖，甚非尊賢之理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著南宮适、武吉起造蘆篷，安放席殿。」又命楊戩：「在相府門首，但有眾老師至，隨即通報。」

赤精子對子牙曰：「吾等不必在此商議，候造篷工完，篷上議事可也。」

話非一日，武吉來報工完。子牙同二位道友、眾門人，都出城來聽用，止留武成王掌府事。子牙上了蘆篷，鋪氈佃地，懸花結綵，專候諸道友來至。大抵武王為應天順人，仙聖自不絕而來，先來的是：

九仙山桃園洞廣成子，

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，

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，

狹龍山飛雲洞懼留孫——後入釋成佛，

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，

崆峒山元陽洞靈寶大法師，

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——後成文殊菩薩，

九功山白鶴洞普賢真人——後成普賢菩薩，

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——後成觀世音大士，

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，

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，

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。

子牙逕往迎接，上篷坐下。內有廣成子曰：「眾位道友，今日前來，興廢可知，真假自辨。子牙公幾時破十絕陣？吾等聽從指教。」

子牙聽得此言，魂不附體，欠身言曰：「列位道兄，料不才不過四十年毫末之功，豈能破得此十絕陣！乞列位道兄憐姜尚才疏學淺，生民塗炭，將土水火。敢煩那一位道兄，與吾代理，解君臣之憂煩，黎庶之倒懸，真社稷生民之福矣。姜尚不勝幸甚！」

廣成子曰：「吾等自身難保無虞，雖有所學，不能克敵此左道之術。」彼此互相推讓。

正說間，只見半空中有鹿鳴，異香滿地，遍處氤氳。